

國風

唐 秦 陳 檜 曹 邈

175
205
10

詩傳

卷十



詩傳大全卷之六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

太行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鄭氏曰今大原

晉陽是堯始居地周成王以封弟叔虞

為唐侯孔氏曰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

是封叔虞於唐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

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孔氏曰

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生成侯服人

成侯徙曲沃穆侯寧族昭侯以下又徙翼及武公并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

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前漢志曰河東本唐堯所

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

一事亦不必事也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

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安成劉氏曰

侯驩晉十七傳至晉侯緡為曲沃武公

所并然武公能滅晉之宗而能滅唐

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君

為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

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風首晉又以

如此春秋欲不作之惡世變唐叔下都

在今大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大

府即今大原府屬曲沃及絳

今平陽府屬縣並隸山西

今平陽府屬縣並隸山西

今平陽府屬縣並隸山西

今平陽府屬縣並隸山西

今平陽府屬縣並隸山西

今平陽府屬縣並隸山西

今平陽府屬縣並隸山西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日

月其除反直慮無已大康音泰職思其居叶音好呼報

樂無荒良士瞿瞿反俱具蟋蟀升五音

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音

有角翅或謂之促織陸氏曰一名靖蛸里九

月在堂音遂莫晚孔氏曰七月說蟋蟀云九

戶之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除去也大康過

於樂也職主也瞿瞿却顧之貌唐俗勤儉

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

詩經卷之六

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蓋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
慶源輔氏曰今我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一
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華谷嚴氏曰職思其居啓其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也良士瞿瞿警其懼也三言而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君國之道盡矣
安成劉氏曰自堯而至於周蓋風之遠如此千餘年矣而其風化流傳固結

於唐人之心故其民間質實勤儉之習親愛和樂之思警戒忠告之情備具於詩此其俗為厚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反制
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

反俱衛

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

歐陽氏曰職思其蹶蹶動而敏於事也
慶源
外者廣周慮也
蹶蹶動而敏於事也
輔氏
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當思慮在事外也思之雖周而為之不敏則亦無益矣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徒反叶侘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反

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孔氏曰春

官中車註云役車方箱則載任器以供役收

惰過也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

所以安也慶源輔氏曰庶人之役車猶休矣

居謂所居之職也職思其憂謂思之極而至於憂也

職思其憂謂思之極而至於憂也

周旋之貌未見於為也

而為終則休休然而安必如是始可以樂而

謂之良士爾其意皆自近而遠自淺

蟋蟀三章章八句

外則又出於所居之外終思其憂則思

此詩遠而憂之深可見矣○龜山楊氏曰

可謂有禮矣當是時風雖變而堯之遺

風未亡也○朱子曰唐風雖變而堯之遺

儉之意作是詩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

說今我不樂則必曰蟋蟀在堂而後曰

我又不樂則必曰蟋蟀在堂而後曰

職思其憂則無已太康則逸矣既曰今

者生前財之道儉者用財之節聖人教人

不越乎勤儉而已夫勞苦者人情之所
畏然而不可以太過一必也致其勤於三
喜然久而不可享其樂於一時之暫則其生
時之久而用財有節矣猶恐其或過也
財不匱而以思其職之所當務者桑麻紡績而
又戒之乎他男子之所當務者衣帛食肉少
而已矣誠使男女各盡其職之所當為則
廩有餘粟機有餘布老者衣帛食肉少
者不飢不寒而於仰事俯育之間可以
沛然有餘雖良士之長慮却顧亦不過
如此而已豈不

山有樞鳥朱二反昌隰有榆夷周反子有衣裳弗曳
弗婁力徒力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祛尤反宛
其死矣他人是愉朱二反樞二反榆二反宛阮

興也樞音也今刺去聲榆也榆音白粉也東萊

日陸璣云樞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為茹美

滑於白榆也榆之皮色白者名粉郭璞云粉

著莢皮色白婁亦曳也孔氏曰曳者衣裳在

又引也馳走驅策也孔氏曰走馬日驅馬日宛坐

見貌愉樂也○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

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朱子曰

能興起入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榆別無

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

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朝宛然以
死而他人取之以為已樂矣蓋言不可及
時為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感矣安成劉氏

矣而衣裳車馬徒為他人之樂是其憂遠及於身後其意欲盡樂於生時則雖解前篇為樂之意而愈深難答前

○山有栲音考九反有杻反女九子有廷內弗洒

弗埽叶蘇子有鍾鼓弗鼓弗考九反宛其死矣

他人是保叶補也似栲色小白葉差狹孔

興也栲山樗反東居也似栲色小白葉差狹孔

日栲亦類漆樹俗語曰杻音億也葉似杏而

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

幹者也陸氏曰杻二月月中開花似棟而細葉

考擊也保居有也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

以喜樂音洛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莫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長也人多

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孔

曰曲禮下云士無故不徹琴瑟註云故謂災

患喪病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日長難度若

飲食作樂則忘憂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疊山謝氏曰始言他

保未言他人入室一節悲一節此亦憂

深思遠也○東萊呂氏曰前漢地志云

蟋蟀山中念死生之慮

揚之水白石鑿鑿反子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

詩傳大全六

叶
反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洛音

比也鑿鑿巉巖貌褊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

而丹朱純音也孔氏曰此諸侯朝服祭服之

繡為領刺繡也中衣用素素絲也皮弁服朝

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凡服先以明衣親

加朝服此以素為衣是也子指桓叔也沃

曲沃也○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

為桓叔安成劉氏曰按左傳史記晉穆侯立是

為文侯文侯夔昭侯立也本大兩末小是以師服

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兩末小是以師服

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能

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謚曰桓叔而建

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

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巖以比晉衰而沃

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

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廬陵歐陽氏曰揚公

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盛如白

石鑿鑿然見於水中余其民從而樂之○慶

源輔氏曰晉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

於民也特以其微弱不振日就萎蕭故國人

以為不足恃賴而相與離叛惟沃之強是歸

焉以是知君人者蓋不必淫刑酷罰厚賦重

斂為足以下之夫民心而威靈固非奄奄欲盡之

氣所能

○揚之水白石皓皓

胡暴反

叶

素衣朱繡

妙叶反

詩

二

從子于鵠叶居反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叶反

比也朱繡即朱褱也鵠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反利新我聞有命叶弥反不敢

以告人

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

告人者為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

隱蓋欲其成矣慶源輔氏曰民為桓叔隱而

大○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索之取六馬為人上者奈何弗敬其旨深哉

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

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

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

人也華谷嚴氏曰命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

不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

聊且反子餘遠條且椒相空

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

香烈聊語助也朋比也無○椒之蕃盛則采之

反且歎詞遠條長枝也無○椒之蕃盛則采之

反且歎詞遠條長枝也無○椒之蕃盛則采之

反且歎詞遠條長枝也無○椒之蕃盛則采之

反且歎詞遠條長枝也無○椒之蕃盛則采之

反且歎詞遠條長枝也無○椒之蕃盛則采之

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椒聊且

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也永嘉陳氏曰

遠矣言其益盛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為沃也其條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反九六彼其之子碩大且

篤椒聊且遠條且夕

興而比也兩手曰匊三山李氏曰陸農師云

日升後曰匊篤厚也反八

椒聊二章章六句華各嚴氏曰此詩言桓

意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慶源輔氏曰揚之水椒聊二詩述當

時民情素舊君而樂桓叔也如此則其

俗之薄甚矣聖人曷取焉夫民罔常懷

懷于有仁民之去就條上之人如何耳

上之無道而責民之棄我棄不可也

古之聖人臨乎民上禦乎若朽索之取

六馬焉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而已

故聖人錄此二詩以見民無常懷

而在此上者不可不強於自治也

綱直留繆反芒侯東新三星在天反鐵今夕何夕古

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五

興也綱繆猶纏綿也孔氏曰綱繆是東新三

星心也廬陵羅氏曰心東方在天昏始見於

東方建辰之月也鄭氏曰昏而不見則嫁之

不得其時○安成劉氏曰心宿之象三星

立故因謂之三星然凡三星者非止心之

宿而在此詩為持心宿者蓋春秋之初辰

末日在畢昏時日淪地之酉位而心宿始見

於地之東方此時男女既過仲春良人夫稱

也○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

婚姻之禮者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

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

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

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

慶之詞也慶源輔氏曰婚姻禮之常也及其

何至喜之甚而自慶如此也惟其失時之久

而一旦得遂其禮故喜幸之詞至於不能自

勝也誦綢繆之詩則足以知其常情

○綢繆束芻九叶反三星在隅口叶反今夕何夕見

此邂逅戶解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

邂逅相遇之意此為夫婦相語之詞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侯古反今夕何夕見此絮

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

夜分矣絮美也此為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

三為絮一妻二妾也三山李氏曰國語雖曰

物是言

綢繆三章章六句三山李氏曰滌洪之稿

生於奢侈唐之風俗尚

有杖徒之杜其葉細滑猶未至滑於獨行踽踽反俱

豈無他人反不如我同父反嗟行之人反胡不比馬

與也杖特也杜赤棠也與孔氏曰陸璣云赤棠

同父兄弟也赤白美惡赤棠比輔子滋而酢無味飲助也此無兄弟者自

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杖然之杜其

葉猶滑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杜之

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

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

歎行路之人何不閔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

之無兄弟而見助乎五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子零獨行求眾眾求豈

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經反嗟行之人胡不比焉古

人無兄弟胡不飲焉古

興也菁菁亦盛貌眾眾無所依貌華谷嚴氏

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杖杜二章章九句八

羔裘豹袂起居起自我人居居御二反豈無他

豈無他人反不如我同父反嗟行之人反胡不比馬

與也杖特也杜赤棠也與孔氏曰陸璣云赤棠

同父兄弟也赤白美惡赤棠比輔子滋而酢無味飲助也此無兄弟者自

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杖然之杜其

人維子之故攻乎古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袂也孔氏曰袂

是袖頭之大名祛稱居居未詳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

○羔裘豹袪反徐救

之好乎報反叶賦也袞猶祛也究究亦未詳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鴝鳥也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音 鴝音 鴝音

肅肅鴝羽集于苞栩反王事靡盬音不能執

稷黍父母何怙反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比也肅肅羽聲鴝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集

止也苞叢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為皂斗殼可

以涑皂者是也本草註曰櫟木三四月開黃

也櫟櫟皆有斗爾雅曰櫟其實椹釋曰椹盛

也子者食可止飢殼通名椹斗監不攻緻音也孔氏

是監不攻宰不堅緻王事而無不攻緻也藝

樹怙恃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

作此詩言鴝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

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

詩經大雅卷六

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五

此王家之事無不攻級故盡力為之不能復種黍稷父母當何所怙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故訴天而告怨也○慶源輔氏曰王事難監者或勤王之事或敵王之愾皆不可知天子不恤侯國侯國不恤其民使民久從征後不得耕種父母饑餓無所恃賴則其窮亦甚矣然呼天而告之猶冀有時而得所也雖唐風之厚然其情之危亦岌岌然矣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王道必使斯民養生送死仰事俯育之無憾不然則亦何所不至哉

○肅肅鴉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古

比也極已也

○肅肅鴉行反戶郎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執

稻梁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古

比也行列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

色白者也本草曰稻米有粳米即今常梁粟

類也有數色本草註曰凡云梁米皆是粟類

而細於黃白梁穀總大有毛粒青米亦微青也華陽范氏曰思得休息嘗食也常復其常

也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鴉羽三章章七句諸侯猶以王命征役之時

日王事靡盬但謂叢末必均故君子若之○安成劉氏曰變風多作於春秋時

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此詩亦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為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而命之以靡盬為言雖皆怨者之詞猶幸王命之行於列國亦可以見君

臣之義根於人心也亦可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

王氏曰周禮司服所謂侯伯之服自鷩冕以下如公之服即典命所謂侯伯七命衣服以

七為節也○東萊呂氏曰周禮註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

曰宗彝皆畫為績裳四章一曰藻二曰龍

粉米三日黼四曰黻皆以為繡鷩子天

莊伯解解稱生武公稱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桓叔生

同 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

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

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為安且吉

也慶源輔氏曰安謂不捏杌吉謂無後患此特以利害言耳非誠知義命之所在也

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弑

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

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倨慢

無禮亦已甚矣慶源輔氏曰請命于天子而

所命則其辭之恃慢無禮亦甚矣大率意得

志滿者其辭多如此○華谷嚴氏曰武公有

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篡弑大惡也王法之

有王戎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
能定晉也此正與唐蕃鎮戍其主帥而代之
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釐王貪其實玩而不思天理民
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
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
痛哉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於六兮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

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

卿亦幸矣臨川王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

男之卿六命與子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藍田呂氏

無衣二章章三句

日義理有所未安雖
食不飽雖衣不煖

華谷嚴氏曰武公之事

家考之初潘父弒昭侯平桓叔敗還歸曲沃
晉人共立昭侯平桓叔敗還歸曲沃
初舉而國人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入
孝侯于翼晉人又與也其後曲沃莊伯
沃晉人復立孝侯又與也其後曲沃莊伯
伯弄舉國人立鄂侯又與也其後曲沃莊伯
伐晉晉人立鄂侯又與也其後曲沃莊伯
伯三舉而國人復立哀侯及武公誘小
子侯殺之晉國人又與也其後曲沃莊伯
舉而國人終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
緡滅之盡以終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
公為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
然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
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
所不容人請討而討之無衣之大變天理

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東
萊呂氏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
六年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
不問一失也師而平王三十二年沃
侯欲納成師而王又問二夫也四
七年曲沃莊伯弑晉孝侯而王又不
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
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夫也
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為諸侯
失也以公篡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
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
漸矣○安成劉氏曰春秋之始魯惠
以其妻仲子為妻及仲子沒平王則
宰嚭來歸賄魯桓公以弑兄及後
王則使榮叔來錫命周之典禮皆周
自壞也歲改月化下愈陵上愈替於
武公篡晉僖王命為侯三晉又滅武
之祀亦得僖王威烈王之命為侯鳴
馬公之通鑑固不得後春秋兩作也
然以僖王武公之事觀之則朱子所謂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啜肯適我

中心好呼報之曷飲於鳩食音之

比也左東也啜發語詞曷何也○此人好賢

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杖然之杜生于道

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已之寡弱不足恃賴

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

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

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

之足患哉是

迷先樂者信矣

杜

韓詩

阿

詩經卷六

卷六

○有林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

心好之曷飲食之

孔氏曰言道周遠之故為曲也

比也周曲也

慶源輔氏曰好賢而自恐不足以致

之則凡可以致之者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而自恐其不得飲食之則凡可以養之者必無所吝也好賢之心如此則在彼之賢安有不至而在我之勢又曷

惠於寡弱哉

葛生蒙楚蔽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

處五

與也蔽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

婦人指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

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蔽生而蔓于野各

有所依託程子曰葛之生託於物蔽之生依於地與婦人從君子而予

之所羨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

○葛生蒙棘蔽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興也域音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朝

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朝獨處至朝也

○夏之日冬之夜如反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反御

賦也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夏日冬夜

獨居憂思於是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

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南軒張氏曰知其

歸于丘而已其後庶幾得同鄭氏曰言此者

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思之深而

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亦

○冬之夜上同夏之日亦百歲之後戶音歸于其室莫

賦也室墳也亦

葛生五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前三章人

之厚也大序所謂哉乎情民之性也止

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者是詩可以當之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叶典人之為言苟亦無信

叶斯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

胡得焉音捨旃反

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孔氏曰首陽在河東

日亦名雷首山○安成劉氏曰集傳以首為

山名陽為山之南春秋傳亦曰趙宣子田于

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陽

二字同為山名論語集註亦嘗指首陽為山

名矣豈泛名其山則曰首山主山巔山頂也

南而言則又獨得首陽之稱乎

苓古生矣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叶典人之為言苟亦無信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

胡得焉音捨旃反

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孔氏曰首陽在河東

日亦名雷首山○安成劉氏曰集傳以首為

山名陽為山之南春秋傳亦曰趙宣子田于

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陽

二字同為山名論語集註亦嘗指首陽為山

名矣豈泛名其山則曰首山主山巔山頂也

以為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盧陵彭氏曰或

云人之為言不可遽信則固當舍置然舍之而不究其實則讒言猶幸於得中而無所懲必究其有所得而實則為或曰與也下章放此言者無所得而自止矣

東萊呂氏曰采苓采苦采葑采菲不日郊野而日首陽者興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

○采苦采葑首陽之下阿叶後人之為言苟亦無

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皇

比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

美謂孔氏曰苦所與許也苦叶天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皇

比也從聽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于圃雅曰苓生於隰葑則必

有苓其下不必有苦其東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聽從矣○慶源輔氏曰讒譖

之入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則異日或不雖不聽矣惟能審察而真進以見其情

偽之所聽矣惟能審察而真進以見其情而進矣此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

無遠矣此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而無遠矣此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

是則無遠矣此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是則無遠矣此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

得不行况欲昧人之以理之所有其計且有所得不行况欲昧人之以理之所有其計且有所

得而不行况欲昧人之以理之所有其計且有所得而不行况欲昧人之以理之所有其計且有所

大或飾虛以為實其為害也大矣患人君不能徐察而審聽之耳苟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遁其情而彼諛者亦可以免於禍矣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黃氏曰鄭

衛齊陳之國皆以世變多故有淫奔之風惟魏晉以聖人所都之故而淫化入俗不聞聖人之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

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氏孔

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益伯翳轉字異猶一入也○問姓氏如何分別朱子曰姓是也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

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仲音其後中音滴音

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

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音牽

日汧水出扶風汧縣西北入于渭渭之間馬大繁息孝

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

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

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

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

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

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

詩傳卷之六

百里之地三山李氏曰史記襄公十二年

公遂收周餘民有地東都橫長西都方

二都相接為畿其地東都橫長西都方

八百里也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

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公元

年云秦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昭公元

德公已後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

常居雍也秦即今之秦州

與平縣是也秦州即今平昌府

與平縣並隸陝西成之豐城朱氏曰

與非子本兄弟也成之豐城朱氏曰

滅而子之孫秦仲復敗死於西戎則

二戎者固秦之世讎也及幽王為西戎則

犬戎所殺則有二戎者又豈非周之世讎

歟使平王而有志焉則於襄公之封宜讎

命之糾合侯伯統率師徒而討之則王之

輟可以不合東戎難可以必除而先王之

讎亦可以少報矣既不能然乃曰能逐

犬戎即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與王

之地也不惟其地人民之不可棄抑

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在焉宮室之義

官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八百里

去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八百里

百里之地

公遂收周餘民

二都相接為畿

八百里也

左傳云秦輸粟

年云秦后子享

德公已後秦即

與平縣是也

與平縣並隸陝

與非子本兄弟

滅而子之孫秦

二戎者固秦之

犬戎所殺則有

歟使平王而有

命之糾合侯伯

輟可以不合東

讎亦可以少報

犬戎即有岐豐

之地也不惟其

先王之墳墓在

官也且先王之

去也且先王之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典都田反叶未見君子寺人

已見於秦則秦之代興不待他日而其兆

可勝數哉矣

詩傳卷之六

之令反星

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

的顛孔氏曰的白也顛額也今之戴星馬臨

之顛王曰白顛蓋馬名騂駟盜驪赤兔君子指秦君寺人內小臣也孔氏曰寺

小之臣即今內小臣之官也左傳齊有寺人

氏曰寺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

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

創見而誇美之也眉山蘇氏曰凡此皆人君

未嘗也

○阪反音也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

不樂洛音逝者其耄地用結反叶

與也八十曰耄廬陵羅氏曰阪者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廬陵羅氏曰隰者

失今不樂則逝者其耄矣須溪劉氏曰俯仰

中之所甚快者此所以為興也朱子每句著

則矣字多得意興意華谷嚴氏曰既見君子

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俗也今者不樂逝者

其耄悲壯感數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

為秦亦以此感數慶源輔氏曰未見秦君而觀

其車馬之盛寺人之令而誇美之矣則其既

見秦君也則相與並坐鼓瑟而蓋國家方興

今時而不作樂則逝者其耄矣蓋國家方興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

詩傳大卷六

二

樂逝者其亡

也與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華谷嚴氏曰秦

駟驥

反田結

孔阜

反符有

六轡在手公之媚

反媚莫子

從公于狩

九反始

賦也駟驥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

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駮各兩轡而駮馬兩轡

納之於缺故惟六轡在手也

日馬之有轡所以制馬使隨人意在手媚子

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

○奉時辰杜辰杜孔碩公曰左之舍拔

反蒲末則獲

賦也時是辰時也杜獸之杜者辰杜者冬獻

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

以待射也

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

也

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為中殺五御所謂逐

禽左者為是故也朱子曰逐禽左逆驅禽獸

建左以射之公羊傳解第一者從左以射之也

殺皆自左膠射之達于右則左當人

也孔氏曰矢末為括以曰左之而舍拔無不

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田反胡輶音由車驚鑣反彼驕

載獫力驗反歌許竭反驕許喬反獫少呂州歌驕少呂州

賦也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閑調習也輶輕

去聲又如字也驚鈴也効驚鳥之聲鑣馬銜也驅

音去又逆之車置驚於馬銜之兩旁孔氏曰

僕掌設逆之車驅禽逐前趨後逆御還

之使不出圍御音逆○埤雅曰輶車置驚於

鑣異於乘車者驅逆也乘車則驚在衡和在

軾也獫歌驕皆田犬名長喙音曰獫短喙曰

歌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

有騎去聲擁田犬者亦此類

駟驥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駟驥孔阜

手言其御之善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言公有所親愛之人隨公以田獵疑即

指御者而言也奉時辰壯義之孔碩虞

詩傳卷六

二

皆開習也輜車驚鑣載無而歌騎雖田犬
而亦處得宜也此皆昔無而于西戎自
叙其事而誇美之也秦本保于中國自
非公為諸侯盡有周西都畿內岐豐之
地然後始備中國之禮義侍御而詩人
美之然觀其所以獲三章言其獲而
亦多矣○豐城朱氏曰一章言其獲而
狩二章言其狩而獲三章言其獲而
此皆創見而深喜之辭也○南軒張
氏曰讀車鄰駒賦之詩則知秦之立國
自其始創則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
競為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於用賢制
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己○前漢
地理志曰天水隴西山地多林木民以
為室屋及安宅北地郡西河皆迫近
戎狄俗習武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
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脩我甲兵與
子借行及車鄰駒賦小戎之事

小戎 收五 游環脅驅

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言念君子温

賦也小戎兵車也 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

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

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

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 收也 兵車當

輿之內前軫至後軾惟深四尺四寸人之

詩傳

卷五

五束也。繫歷錄音錄然文章之貌也。梁鞞從前

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鈞之橫衡於

鞞下而鞞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

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孔氏曰：鞞上曲也。

○永嘉陳氏曰：鞞車轆也。前駕於馬之上，

衡之後則承前軾直逼後軾，梁鞞則穹其上，

以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鞞為主，懼鞞

之不便，堅也。故一鞞五分其穹，每分以皮束之。

使堅是謂之五鞞。○安成游環鞞環也。以皮

劉氏曰：梁鞞即所謂鞞也。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

兩駿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駿馬

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駿之有鞞是也。左傳定公

九年註言如駿馬之隨新也。脅驅亦以皮為

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軾之兩端，當服

馬脅之外，所以驅駿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

軌音範也。廬陵羅氏曰：車軌前曰軌，蓋軌在軾

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暎此軌，故謂之

陰也。鞞以皮二條，前係駿馬之頸，後係陰版

之上也。鑿續陰版之上有續鞞之處，消白金

沃灌其環以為飾也。孔氏曰：鑿沃也。謂消白

是作環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駿

相接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別為二鞞以引車，亦謂

詩經卷之六

二

詩經卷之六

二

詩傳卷之六

之靳

廬陵羅氏曰靳當有之反駢馬之首左

傳曰兩鞞將絕是也

孔氏曰駢馬係陰版上令

駢馬引之大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駢如手

明駢馬首不與服馬齊左傳襄公十四年服

有服馬二頸也哀公二年云兩鞞將絕是下准

駢馬之前別有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

也鞞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

之鞞一尺有半兵車之鞞長三尺二寸故兵

車曰暢鞞孔氏曰言長駢駢文也孔氏曰色

為駢馬名為駢馬左足白曰鼻君子婦人目

其夫也温其如玉美之之詞也板屋者西戎

之俗以板為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西

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

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

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

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

而無所怨矣朱子曰襄公報君父之仇其所

天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

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

用也○安成劉氏曰每章前六駢冠斗駢吾駢駢

○四牡孔阜反扶有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音留是合塗以轂反諸

駟反古花驪是駟反籓叶龍盾反順允之合塗以轂反諸

詩傳卷之六

二

反納音言念君子温其在邑合於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五

賦也赤馬黑鬣曰駟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駟驪黑色也盾干也孔氏曰盾以木為之畫龍於盾

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履環之有舌也五軌內轡也置履於軌前

以係軌故謂之履軌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孔氏曰轡所以制馬令隨人意轡馬欲入則逼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軌轡內轡係於軌前其餘之履以白金為履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

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念之極也五

○伐駟孔羣音求牙塗鏹朱倫反蒙伐有莛音求

虎韞救亮反鏹音漏膺交韞二弓弘反竹閉緄音求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鹽反良

人秩秩德音陵叶反賦也伐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

而易於馬之旋習也孔甚羣和也孔氏曰金甲堅剛則

隅矛也塗鏹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若其不和故其甚羣言和調也孔氏曰金

鑄下端者當有鏹也鑄鏹存去聲蒙雜也伐中干也鑄鏹存去聲

盾之别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
 鞞以虎皮為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胃
 帶也交鞞交二弓於鞞中謂顛倒安置之必
 二弓以備壞也閉弓繫景音也儀禮作鞞緹繩
 滕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
 繫弓體使正也孔氏曰儀禮既夕說明器之
 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壞也以竹為之然則豈
 弓鞞裏以繩係之○盧陵李氏曰鞞狀如弓
 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
 也秩秩有序也三山李氏曰婦人謂夫乃安
 序今乃從征役我
 是以思念之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慶源輔氏曰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

言兵器所謂婦人必其卿大夫為將帥之妻也蓋君子良人温其如玉厭厭秩秩皆非士卒所能當也極其憂思情也無所怨刺義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詩所謂板屋者可見是伐西戎時事故先生於序下雖以為時世無所據而未可知然於詩之首章蒹葭下復以襄公為說也蒹葭

蒹葭

古恬反 蒹葭加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所路反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蒹似荏九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蘆音葭

蘆也華谷嚴氏曰蒹一名蘆又名荏一物而三名陸璣云水草牛食之肥○山陰陸

氏曰今人以爲蘆箔因以得名葭蘆蘆也葦也
又名華一物而四名孔氏云初生爲葭長大
爲蘆成則名葦葦蒹也又名離亦一
物而四名蒹葭葦三物共十一名
蒹葭未

敗而露始為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
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溯洄逆流
而上也溯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
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
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
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
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反直尸

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

躋升也言難至也小渚曰坻

○蒹葭采采禮叶此白露未已叶羽所謂伊人在水之

涘二音以始溯洄從之道阻且右叶羽溯游從之

宛在水中坻又夕

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

直音而出其右也小渚曰坻

蒹葭三章章八句
條言則叶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叶莫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叶渠顏如渥於角丹其君也哉叶將

與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京兆府即今陝西西安府

條山音秋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

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

孤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去聲孤白裘錦

衣以楊之孫氏曰王藻註云君衣孤白毛之

渥漬疾賜也赤而澤也其君也哉言容貌

衣服稱其為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

鄰駟賦之意也須溪劉氏曰其君也哉亦似賦其始見也猶寺人之令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

佩玉將將七羊反壽考不忘夕

與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黻之

狀亞兩已相戾也繡刺七亦反繡也孔氏曰黻皆在裳言

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

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黃傷以丑引棘叶叶交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

息百夫之特臨其穴叶戶反惴惴其慄彼蒼者天

叶鐵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夕

與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

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墳也惴惴懼貌

慄懼殲盡良善贖質音茂也○秦穆公卒孔氏曰穆氏

公名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孔氏曰殺人以

任好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事見

春秋傳見文公六年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

于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

起興也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

皆國之良而一朝殺之若可質以他人則人

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見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反尸郎

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

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反夕

興也防當也東萊呂氏曰訓防為當言一人

可以當百夫也楚中州十平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其庶虎

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

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反夕

興也禦猶當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

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

而况奪之善人乎可今縱無法以遺于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反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為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則三子亦不得為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墳其罪有所歸矣董氏曰陳乾昔子魏穎皆從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美之然則康公得誓見於秦誓舉人之周用人之過自誓見於秦誓舉人之周用人之一未易得如穆公者至從死一事說者以為穆公之命夫屬纊方亂未可遽從惟

堂未徹無所復請以未可復請之命而康公從之是不孝也以不可復請之命而康公行之也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反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狄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

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朱子

皇葬驪山下銅三泉令匠作機弩有穿

近者輒射之令從死工匠之為機者皆閉之

墓也○安成劉氏曰古之葬者有明器

但備物而不可用如芻靈亦其類也

於用人然作俑者夫子且以為不仁而

謂其無後况秦武公既用狗五傳至穆

公而後用狗夫一傳至莊襄王而呂氏

穆公之後二十一年而呂氏之絕

之子遂絕嬴氏之統而呂氏之絕

及子孫不仁之禍

及子孫不仁之禍

及子孫不仁之禍

及子孫不仁之禍

及子孫不仁之禍

及子孫不仁之禍

及子孫不仁之禍

及子孫不仁之禍

及子孫不仁之禍

及子孫不仁之禍

及子孫不仁之禍

及子孫不仁之禍

飲伊橘

彼晨風

鬱彼北林

未見君子

憂心

飲伊橘

興也飛鷲疾擊鳥雀食之鬱孔氏曰陸璣云似

也飛鷲疾擊鳥雀食之鬱孔氏曰陸璣云似

也飛鷲疾擊鳥雀食之鬱孔氏曰陸璣云似

也飛鷲疾擊鳥雀食之鬱孔氏曰陸璣云似

也飛鷲疾擊鳥雀食之鬱孔氏曰陸璣云似

也飛鷲疾擊鳥雀食之鬱孔氏曰陸璣云似

也飛鷲疾擊鳥雀食之鬱孔氏曰陸璣云似

也飛鷲疾擊鳥雀食之鬱孔氏曰陸璣云似

也飛鷲疾擊鳥雀食之鬱孔氏曰陸璣云似

也飛鷲疾擊鳥雀食之鬱孔氏曰陸璣云似

也飛鷲疾擊鳥雀食之鬱孔氏曰陸璣云似

山有苞櫟

歷各反

隰有六駮

未見君

山有苞櫟

山有苞櫟

山有苞櫟

山有苞櫟

山有苞櫟

山有苞櫟

山有苞櫟

山有苞櫟

山有苞櫟

山有苞櫟

山有苞櫟

山有苞櫟

子憂心靡樂洛音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五

興也駁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駁陸氏曰樹皮青白駁聲遙

○山則有苞櫟矣櫟則有六駁矣

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六據所見而言也

靡樂則憂之甚也櫟是二外外

○山有苞棣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

何如何忘我實多五

興也棣唐棣檉赤羅也山陰陸氏曰其文細

木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氏曰一名山梨一名鼠梨一

如醉則憂又甚矣美者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步謀反王子興師修我

戈矛與子同仇負

賦也袍孔氏曰玉藻云纁為繭緇為

戈長六尺六寸周禮曰戈柄也

矛長二丈周禮曰首矛常有四尺註八尺曰

王子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秦俗強

悍樂於戰鬪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

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子興師則將

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懽愛之心足以

相死如此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止齋陳氏曰襄公據西戎救王室之難得列諸侯故秦雖遠處西垂而民知有王室之尊王事之重東遷之後王室雖微而在於人心者未泯也讀文侯之命者或曰與也取與子嘆平王之無志其有以哉

同三字為義後章放此多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徒反王于興師修我矛

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即禪古字通○說乾車戰也長丈六尺鄭氏曰車戰常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叶戶反王于興師修我甲兵叶

賦也行往也郎反無衣三章章五句八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

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

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音翹也八

剛而朝音潮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

詩傳大全卷六

詩傳大全卷六

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
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
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
彊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非山東諸國
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
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
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慶源
曰先生叢秦人厚重質直之意與夫強
悍果敢之資及周秦所以導之者不同
而皆易於有成先儒之所未及也至謂
後世之定都立國當監乎此者又有感
於藝祖皇帝之聖訓焉亦嘗疑之堯與
文武皆聖人也然堯之風歷三代而尚

有遺於晉至文武之風則一變為秦而
不復有遺者何哉蓋堯之時風氣方開
純朴未散譬之大人則孩提之時也至
武時則其人壯大矣今人於孩提之時
教之則雖老大有不忘者至於年日益
壯雖強駘之旋得旋失終不能久而不
忘也○疊山謝氏曰幽王沒於驪山此
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讎
也請文侯之命可以毅然以諸侯無復
志矣獨無衣一詩其氣剛而天下大義
已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天下大義
而直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武周公之
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豐城朱氏曰
滅者尚異於列國也○事之也與子
子同袍思愛相結於無事之日也先
同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先王
時居而為其比閭族黨之民出而為
軍師之眾非其所以使之相保相愛
持者要非一日之積矣岐豐之地雖
屬秦然猶有先王之積矣岐豐之地
詩傳

詩傳

三十一

相告語者如此然曰王于興師則非從
其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為討
賊復讎之舉也惜也周既不王室卒而
令諸侯秦復不能以此而匡王貪功謀
數傳之心益勝而賊復讎之志既衰
利之民矣真
先王之民矣
秦之民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繩證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平聲耳也

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

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路

車諸侯之車也董氏曰中車金路以封同姓

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乘黃四馬皆黃也

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乘馬而巳歎然猶以為薄意有餘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新何以贈之瓊瑰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

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華谷嚴

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而次玉孔氏曰瓊非

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

是詩者見其情意周至言有盡

而意無窮良心之發固如是也

王名也瑰者美石之名瓊毛氏韻赤玉○曹

氏曰玉佩珩璜琕瑀之屬○慶源輔氏曰讀

詩傳

渭陽二章章四句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
人太子申生娶大戎胡姬生重耳小戎
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
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
子皆出奔獻公率奚齊卓子繼立皆為
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
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
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王氏曰
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

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

壘山謝氏曰送之遠贈之厚念母之心可見矣廣漢張氏曰康

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

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

劉氏曰左傳文公七年晉怨欲害乎良

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克之

則怨欲可消矣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

承權輿亦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

華谷嚴氏曰造衡自 ○此言其君始有渠渠

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寢衰供億寢

薄社氏曰供 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

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叶也今也每食不飽叶捕

于嗟乎不承權輿亦

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簋圓曰簋慶源輔氏

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曰夏屋渠

渠無不致其備也每食無餘無一致其備也

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每食不飽無一極

其至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惟有恒者然後可久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

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

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

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

鉗巨廉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強上聲

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朝

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

禮吾三人者為去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

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

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

也慶源輔氏曰引穆生之事為證者推

計者不過區區志也○安居舖散之事而已

用賢禮貌表而去至於每食不飽豈

非飢餓免死者乎其君固可刺當時

為賢者亦為可恥矣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謝氏曰中國而純乎人欲則化為夷狄

夷狄而不知中國之會盟春秋之邑於

岐豐用文武成康之遺民習文武成康

之舊俗一旦惡人欲而崇天理其於

詩者有尊君親上之義有趨事赴功之

勇故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

能夏始大憂其將有中國矣

詩傳大全卷之六

詩傳大全卷之七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大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

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

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冑有虞

闕音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

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

封之于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

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孔氏曰左傳

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

媯武王所賜三恪恪者敬也王者敬克

言傳

代封其後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樂

記云武王未下車封黃帝後於薊封帝

堯後於祝封帝舜後於宋則陳與薊祝是為

三格大姬婦人尊貴好樂五教巫覡胡狄

歌舞之事盧陵羅氏曰男其民化之今

之陳州即其地也陳州今隸河南開封府

子之湯他郎他号宛丘之上辰羊辰反号洵音有

情号而無望武方武号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

下曰宛丘濮氏曰宛丘因名洵信也望人所瞻

望也○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

叙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

無威儀可瞻望也慶源輔氏曰遊蕩以為樂

於情者必不足於禮故詩人譏之曰洵

有情兮而無望兮其諷切之者深矣下叶與值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五反無冬無夏下叶與值

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春鉏今鷺鷺好而

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為翳舞

者持以指麾也孔氏曰持鷺言無時不出遊

而鼓舞於是也三山李氏曰無冬無夏但言

邪寒大暑之時也人好樂於是時必少

直置其鷺羽反夕

詩傳

○坎其擊缶亦方有宛丘之道厚反徒無冬無夏值

其鷺翻音導有反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孔氏曰易離卦云鼓缶而歌是樂器坎卦

云樽酒簋貳用缶又是酒器左傳襄公九年宋災具饘缶則又是汲器然則缶可節樂若

今擊甌又可盛水翻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反 宛丘之榭反 子仲之子婆娑反

東門之枌符云宛丘之榭况浦反子仲之子婆娑反

素何其下五反

賦也枌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子仲

之子子仲氏之女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

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反

○穀朝于差初佳反南方之原無韻未詳不績其

麻葉市也婆娑反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朝以會于南

方之原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黃氏

日郊之風俗其男耕其婦饁其女桑至於八月載績則蠶事畢而麻事起今陳之俗至於

不績其麻也婆娑所謂

○穀朝于逝越以駸反邁制反視爾如菽饒

反 貽我握椒反

賦也逝往越於駸衆也邁行也菽音苽音

也又名荆葵紫色孔氏曰一日起似蕪菁

漢氏曰菘菜紫荆春時開花葉未生花紫色

自相及餘而上連接甚密有類蟻窠故爾雅

名蚘蟻俗椒芬芳之物也○言又以善朝而

往於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

詞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芘菜之華於是遺

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東門之粉三章章四句龍舒王氏曰陳風

之外獨甚歟慶源輔氏曰夫民勞則

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

則惡心大姬之化故其俗遊蕩無度已

平又宛丘之詩其逸甚矣故繼以東門

之見於宛丘之詩其逸甚矣故繼以東門

之粉男女聚會歌舞婦人棄其所業相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

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

字盧陵羅氏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則堂即塾

也屋之基亦曰堂周禮云堂崇三尺堂崇一

赤指堂基而言字說此惟衡木為之

文云屋邊即垂四垂此惟衡木為之

門言其橫木為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

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

門雖淺陋然亦可以遊息泌水雖不可飽然

詩傳大略卷七

四

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

姜音皇

賦也山陰陸氏曰里語云洛鯉河魴美者姜齊姓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音是豈其取妻必宋之子音獎

反里

賦也山陰陸氏曰鯉魚之貴者故爾雅釋魚以鯉冠篇而神農書曰鯉最為魚之主

子宋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考槃者與味深長也○安成劉氏曰能隱居者必能自樂者必能無求

故三者之意備見於一詩之間首章上二句可見其隱居下二句可見其自樂

後兩章又可見其隨遇而安無求於世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音烏豆麻音婆彼姜淑姬可與

晤音五歌音夕

興也池城池也漚音疾漬音賜也治麻者必先以

水漬之孔氏曰漸漬使之柔韌晤猶解音下介也○此亦

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

以起興也音紆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音直彼姜淑姬可與晤

語音夕

興也紵麻屬陸氏曰紵科生數十莖宿根在

收剥去其皮之表但得其裏以織布居頰反叶

○東門之池可以漚管居頰反彼美淑姬可

與晤言亦

興也管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而振

宜為索也濮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蕪蕪管

黃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管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反于桑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揚起者也牂

牂盛貌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

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

興也楊與叶危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反普計昏以為期明星哲

哲反之世

興也肺肺猶牂牂也哲哲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自宛

自東門之粉而為東門之池東門之粉蓋俗之流而勢之下也有國者之於導

民可不謹念哉

墓門有棘斧以斯反所宜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

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與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折也夫指

所刺之人也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言墓

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不良則國人知

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

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

所指也慶源輔氏曰人之為惡初動於隱微

形肆於外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為人

所規正刺譏而有改也今其為惡至於國人

非一知之積矣蓋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

之訊予不顧叶果顛倒思予叶演

與也鴟鴞惡聲之鳥也陸氏曰鴉大如班鳩

鵬賦是也今謂之鴟鴞亦名怪鴟○漢氏曰

漢書云霍山家鴟數鳴楚詞註鴟鴞二物又

云鴟似鴉萃草云其實一耳其肉甚美可為

羹臠又為炙莊子見彈而求鴉炙是也

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墓門有梅

則有鴉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

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

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

作而字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其恭邛有旨茗徒雕反叶誰儂反

予羨心焉都勞切切若古音外

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邛丘旨羨也茗茗

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

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儂儂張也猶鄭風

之所謂廷居望也濮氏曰儂謂誰誕則字與

有裝載增加之意予羨指所與私者也切切

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故

曰防則有鵲巢矣邛則有旨茗矣今此何人

而儂張予之所羨使我憂之而至於切切乎

○中唐有甍邛有旨鵲誰儂予羨心

焉惕惕吐歷興也廟中路謂之唐孔氏曰堂下甍音零甍音零

興也爾雅註曰甍鵲小草雜色如綬安成劉

音也也音鹿專鵲至門之徑也甍安成劉

滴也也音鹿專鵲至門之徑也甍安成劉

雅云鵲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

兮勞心悄悄七小兮反舒窈窕兮反

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三山李氏曰孟

詩傳大卷七

詩傳

揚雄方言自開之東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

結也悄憂也錢氏曰○此亦男女相悅而相

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

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乎是以為之勞心而

悄然也不

○月出皓胡老号佼人攏力久反叶号舒憂於

受叶時号勞心七老号不

與也攏好貌憂受憂思也怪猶悄也臨川王

言不舒而騷動也

○月出照号佼人燎力召号舒天於表紹實照

号勞心當作燥号天吊反紹糾緊之意慘憂也臨川王

與也燎明也天紹糾緊之意慘憂也臨川王

不舒而憂愁

月出三章章四句東萊呂氏曰此詩用字

豐城朱氏曰月出之詩其悅之也至矣

其思之也切矣其憂之也深矣移是心

以好賢亦將何求而不獲哉惜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叶尼同心匪適株林從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三山李氏曰王氏

林日收收外日野外日林據詩中日株夏南

詩傳

言傳加全

徵舒字也鄭氏曰徵舒字子南○靈公淫於

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

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

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

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

此夕

○駕我乘反繩證馬補叶滿說稅音于株野與反乘平

我乘駒朝食于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鄭氏曰我國

株林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

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

通焉洩治諫不聽而殺之宣公九年傳

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罪以威

於朝洩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

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治後卒為其

子徵舒所弑而徵舒復為楚莊王所誅

孔氏曰宣公十年書陳徵舒弑其君平

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

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宣公十

殺夏徵舒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遂入陳

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

詩傳大卷七

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
名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
此所謂女戎也此事以觀蒲且至

彼澤之陂叶音有蒲與荷何音有美一人傷如之

何寤寐無為涕反他弟泗四音滂反普光沱徒何

與也陂澤障也董氏曰澤蒲水草可為席者

說文曰蒲似莞而溫荷笑渠也爾雅曰荷笑渠

其本蓉其華菡萏其莖蓮其根藕晉郭璞曰

荷別名芙蓉蓉莖下白藕在泥中者蓮謂房

也茄音加蓮音選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此

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

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

何哉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而已矣反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古類反叶有美一人碩

大且卷反其貞寤寐無為中心悄悄反烏玄

與也簡蘭也卷鬢髮之美也三山李氏曰盧

字雖不同其義則一悄悄猶悒悒也蓋菑且矣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反戶感輾轉伏枕反叶有美一

人碩大且儼反魚檢寤寐無為輾轉伏枕反叶

與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卧而

不寐思之深且久也反

澤陂三章章六句反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

女夫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

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

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

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反七故

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

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

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

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

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

之重複亦何疑哉眉山蘇氏曰變風

靈以後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

也○慶源輔氏曰陳風十篇男女淫

泆之詩居其大半此則遊蕩無度好

樂荒淫之所名也○安成劉氏曰變

風終於陳靈其間詩凡一百二十八

篇以集傳考之男女夫婦之詩凡六

十六篇不啻居其半也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曰

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在禹貢豫

而慶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境

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滎波，魯氏以為一

水周禮職方云其川滎也。居溱洧之間，其

君妘姓，祝融之後。孔氏曰：祝融，重黎也。

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檜，人案世本檜

封祝融之後，於濟洛。周表為鄭桓公所

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今鄭州

封河南開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邶

鄙之於衛也，未知是否。豈不爾思，勞心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直遠反，叶

切切太音

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
天子之服也。華谷嚴氏曰：記君衣狐裘，錦
朝亦服之。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遥遊宴
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人憂之。南軒張氏
惟在衣服之間，則其不能強於政治可知矣。
道遙翔翔，為可憂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翱翔，猶逍遥也。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

思，中心是悼。

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也中心是悼則知其不復可救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則知其君之服飾非不美也
知矣不爾思中心無二用志於大者必遺於小溺於小者則亦無暇於大矣捨君好潔其衣服道遠遊宴如此則不能自強於人則為之憂然彼方冥行而不能以朝居夫相去如此其初本同而未流之弊相去如此其初本同而未流

庶見素冠兮棘人藥藥力端兮勞心博博徒端

兮

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皮晉既祥之冠也黑經

白緯曰縞緣邊曰紕三山李氏曰其冠用縞以素為紕故謂之素冠

棘急也喪事欲其恣恣爾哀遽之狀也藥藥

瘠貌博博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禫徒

反則除之安成劉氏曰喪禮拜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大祥

之後中月而禫中間也禫祭名澹澹然今人

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

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三山李氏曰詩

之素冠棘人形貌之藥藥者今無此人所

此心博博而憂也○慶源輔氏曰言庶見素冠兮而繼之以棘人藥藥兮蓋言情與服之相稱也

詩經卷之六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莫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三山李氏曰言庶幾欲見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悲傷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之同歸矣○疊山謝氏曰同歸如書云同歸于亂非與之同歸其家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

子如一兮莫

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為之孔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其皮生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以布冕服謂之韠

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

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慶源輔氏曰素衣素冠不祥之服也常情之所厭見也捨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兩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於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欲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為之愛慕而大與同歸為一焉是又必有為之喪服也此秉彜之心也豈強民而為之哉亦以是心而已

素冠三章章三句

按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廬陵李氏曰以布為表綴之於衣因統名其衣為衰先言斬者斬之而後成衰裳也不言裁割兩言斬者取其取痛甚之意喪服四年制云其思厚重者其服重故為父三年以制者也義制者三年也以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

義制者三年也以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

義制者三年也以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

義制者三年也以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

義制者三年也以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

義制者三年也以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

義制者三年也以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慶源輔氏曰子三年然後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自天子達於庶人之情之所同然聖人因人情而為節文練祥與禫衣冠皆有降殺如此豈聖人強入哉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接元琴而弦術術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接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

隰有萋

反丈

楚獠

反於

讎

反乃

可

其枝天

反於

驕之

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慶源輔氏曰子夏閔如此與禮記不同先生併取宰子之事言之而不加一辭焉然讀兩詳玩之則自有所以為之喪亡則弗之忘矣者必當俯而喪三年以三年之喪為足報其親所謂於聖人既為之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說不肖者必也

詩經

卷

沃沃

反為毒

樂子

音子之無知

賦也

長楚

鉞

弋

今羊挑也

子如小麥

亦似

五

挑

陸氏曰葉如挑而光尖長而狹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一名葉楚

核

生平澤中子細如棗核苗弱不能為樹

猗儺

柔順也

夭

少好貌

沃沃

光澤

貌子指

長楚也

○政煩

賦重人

不

堪其苦

嘆其

不如

草木之

無知而

無憂也

○隰有

萋楚

猗儺

其華

瓜二反

夭之

沃沃

樂子

之無家

牙二反

賦也

無家言

無累也

○隰有

萋楚

猗儺

其實

夭之

沃沃

樂子

之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人之有知所以為萬物

之靈也有家有室所以異於物也今也政煩賦重不堪其若反嘆不如物之無

知無家焉則不樂其生甚矣何為使

匪風

叶方反

兮

匪車

偈

兮

顧瞻

周道

中心

但

旦都達反

兮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

但傷也○周室衰微賢人憂嘆而作此詩言

常時風發而車偈而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

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

中心為之怛然耳

○匪風飄符遙反兮反匪車嘌匹遙反兮反顧

瞻周道中心弔兮

賦也回風旋風也謂之飄嘌不漂搖不安之貌弔不

亦傷也

○誰能亨魚漑五之釜符甫反驚音誰將西歸五

懷之好音

與也漑漑也驚驚釜屬說文曰大釜一曰鼎六

于周也氏曰孫炎云關東謂漑為驚亨魚用西歸孔

○誰能亨魚乎五有則

我願為之漑其釜驚誰將西歸乎五有則我願
慰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
思有以厚之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黃氏曰周之得民當於

日王政不綱周室陵遲諸侯放恣無復

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人顧瞻周道而

為之憂傷聞有歸周之人則為之嘆慕

慰勉而不君臣之憂矣○東萊呂氏曰

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

日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政
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征伐之
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韓王曰大國
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
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明

詩經卷之七

十一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

夏何音歌亦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

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曹州今改為曹縣隸山東

兗州府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舉反刺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蜉蝣渠略也似蝓音乞蟻音羗身狹而長角

黃黑色朝生暮死甲坤雅曰蟲似天牛而小有

有蜉蝣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

蜉蝣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

楚楚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

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言蜉蝣之

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

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

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慶源輔氏

體上下四方無不包括古往今來無不通貫

可謂大矣今也玩細娛忘遠慮至如蜉蝣之

朝生暮死而不自知其則亦不靈甚矣此詩人

所以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也所以欲其於

我歸處者蓋思有以警誨之耳又曰衣裳楚楚

楚則與衣裳楚楚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北叶心之憂矣於我歸

詩傳

卷

息

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蜉蝣掘反未勿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

說其音稅叶

比也掘閱未詳說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東萊呂氏曰曹之賢者

儻無所依其於我處乎蓋欲如楚芊尹

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為也彼曹君方潔

其喪服志氣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

國忠臣愛君憂國之真情其慮深其思

遠若禍亡之無日不自知其辭之痛惻

彼倭人兮何何可戈與役律都彼其音之子

三百赤芾味芳勿蒲

興也倭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音役受音

也孔氏曰夏官倭人身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

非安刃但頭不向又曰戈鈎矛戟也如戟而

長六寸刃下接柄處四寸長八寸橫刃

服之韠也華谷嚴氏曰芾韠古字通用王藻

並廣二寸刃戈受俱是短兵之子指小人芾冕

命溫音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

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鄭氏曰溫赤黃之

詩傳

詩傳

卷九

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蔥周禮云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

○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侯人而何

戈與役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

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

者三百人其謂是歟杜氏曰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慶源

輔氏曰諸侯之制大夫五人而己而曹國之小赤芾而乘軒者至三百之衆此末章所以

有蒼蔚朝濟之比也其謂是歟蓋疑辭不敢實言也

○維鷦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

其服徒低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證人

興也鷦北叶蒲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

孔氏曰形如鷦而大喙長尺餘額下胡大如數升囊郭璞云今之鷦鷯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澤澤○本草曰如蒼鷺身是水沫惟曾前有兩塊肉如拳云昔為人竊肉入河化為

為此鳥因名逃河

○維鷦在梁不濡其味并入彼其之子不遂其

媾反古豆興也味五遂稱媾寵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

遂意曰稱意人

○蒼反烏會兮蔚反於貴兮南山朝濟反子兮婉反於玩

兮變反力轉兮季女斯飢兮

比也蒼蔚草木盛多之貌朝濟雲氣升騰也

詩傳卷之七

婉少貌變好貌。○蒼蔚朝隋言小人衆多而氣談盛也。季女婉變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鳴鳩出子州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

一兮心如結叶訖反兮

與也。鳴鳩結音鞠音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

也。盧陵羅氏曰爾雅作鷓鴣又名獲穀陸璣擊正○本草曰北人飼音子朝從上下暮從

下上平均如一也。華谷嚴氏曰郊子所謂為

云撥穀似鷓鴣長尾

司空平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詩人

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鳴鳩在桑則

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

心如結矣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

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

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

豈固為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

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

從可知也。慶源輔氏曰陳氏引會子之言為

子所言之本旨內外無二

○新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淑人君子其帶伊反絲其音

與也其音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其音

去毋常不移也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夫大帶用素絲有雜色

飾焉孔氏曰王藻云雜帶君朱弁皮弁也騏

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綦○言鳩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

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得

○反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通叶于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得

法而後民法之也今淑人君子正是國得

○反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

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因反願其壽考之詞也

鳩四章章六句安成劉氏曰鳩鳩之子

言信不令十
 心則如一其子之飛往雖無常而為
 居以待之則有常詩人托興之取義者
 亦以應接事物之變如四國人民之眾而
 君子則為君子之心如一也然其言之
 有序以常度有常心是結是帶與弁專
 一而有不差忒是四國則其儀不忒
 有常而表正四國表正四國則其儀不忒
 而可以表正四國表正四國則其儀不忒
 可以受天之祿而壽考萬年是雖祝願
 之詞固亦天人之感通之理也○定字陳
 氏曰心結而儀一且遠通一也○由之久
 四國之人皆正遠通一也○由之久
 而胡不萬年之久皆正遠通一也○由之久
 壽之豈非欲類其表正之國人願其年
 城朱氏曰首章即其修盛而化有以裕其
 之誠二章即其修盛而化有以裕其
 三章言由其國之治故福有以裕其身
 四章言由其國之治故福有以裕其身
 前三章皆頌美之詞末章
 胡不萬年則祝願之詞也

列音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音苦我寤嘆念彼

周京良叶居反 稂了以

比而興也冽寒也華谷嚴氏曰列旁下泉泉

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稂童梁莠屬也陸氏

黍秀為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愾歎息之

聲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夷而小國

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遂興

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鳩叶愾我寤嘆念彼京

周太

詩經卷之七
 周京

比而興也蕭蒿也陸氏曰今俗謂之牛尾蒿京周猶周京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愴我寤嘆念彼京師久

比而興也著筮草也陸氏曰似蕭青生如

蒿高五六尺一本多者至三五十莖生便條直異於衆蒿秋後有花出枝端上紅紫色形

如菊用其莖為筮以知吉凶故謂之神物史記云著滿百莖者其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

京師猶京周也孔氏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

詳見大雅公劉篇耳

○芄芄薄工黍苗陰雨膏古報之四國有王全郇

音荀伯勞力報反之辰

比而興也芄芄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

為州伯治諸侯有功孔氏曰左傳云富辰稱

三山李氏曰郇國今河中猗氏縣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

○言黍苗既芄芄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

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

然也慶源輔氏曰冽彼下泉浸彼苞蓍則表

生之意可見何詩人之善於形容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剝已盡

詩傳不

十

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

食將有復生之理朱子曰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

獨留於上只不食便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

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

間可容息也問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剥復相因之理畢竟相須經

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則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朱子曰凡陰陽之生

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月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始

生甚微做一畫未成非是無陽始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陰道極盛之時

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

戴於君子君子得與也詩匪風下泉所

以居變風之終也朱子曰君子在上而小人皆戴於下是君

子得與之象○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

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

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

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華谷嚴氏

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思周而

周不復興無其人也慶源輔氏曰匪

風下泉二詩雖皆意思尚親乎周道之復

作於東遷之前其意尚親乎周道之復

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

作於齊桓之後不復有窺望之意矣直

匪風數想慕之向已程子因解剥卦而及

得聖人之意矣陳氏所謂以終之說可謂

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充足以補

程子之說故並載之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五

詩傳大全卷之七

詩傳大全卷之八

豳一之十五八

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於邠及夏之表棄稷不務棄子不窋通入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孔氏曰韋昭以為不窋當大康時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

詩傳大全卷之八

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

不能涖阼鄭氏曰涖視也周公朝

以冢宰攝政安成劉氏曰成王諒陰周

免喪以後而攝政則通攝政此謂不能涖

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

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之

詩以附焉元城劉氏曰名之為豳實周

也○新安胡氏曰詩無所可係故因附之豳

故得慶變風之末○廬陵彭氏曰七月

詩微而及於昆蟲草木衣服飲食之末

較之公劉莫非興王氣象其體固不同

也○安成劉氏曰七月而後附以鷓鴣

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邠在今京兆府武

功縣邠州即今西安府並隸陝西

七月流火委叶反九月授衣擊叶上一之日

栗烈制叶反無衣無褐許音曷何以

卒歲或曰歲讀如雪三之日于粍里叶反四之

日舉趾同我婦子里叶反饁炎輒彼南畝彼叶反田

駿俊音至喜三

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

詩傳卷之八

言傳其全

月者放此寅月起數不特此詩中月數皆以

下也火大火心星也晉天文志曰東方三星

天子位前星為太子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

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安成劉氏曰

星大火以正仲夏蓋堯時仲夏一日在鶉火故昏

而大火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年

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

火西流於地之未位然此詩上迷邪俗乃當

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蓋據周公時所

見而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

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

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

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張子曰言

只是文順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

有天下遂以為一代之正朔也臧發風寒也

栗烈氣寒也臨川王氏曰風而寒於至

毛布也孔氏曰褐皆織毛為之

也于御也邦田器也

也邦古以木為之

也邦金為之

也邦他丁反句音鈞

也邦起土者言之

也邦言

二

言

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
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廬陵羅氏曰謂

蓋與無逸同不敢荒寧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

寒禦程子曰歲過中而將暮矣當有卒歲之具

提撥故類舉七月為言故九月而授衣以禦

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
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
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廬陵

歐陽氏曰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慶
源輔氏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見其慮事之
豫三婦子于耕四之日舉趾見其趨事之速

同我婦子上下之志通安成劉氏曰治田
至喜見其上下之志通安成劉氏曰治田
早者二月而即舉趾也用力齊者少壯則在

田家長婦子則致餉也勸農之道無非欲其
不後於時不懈於力邠人乃不待勸而能然
田畯所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

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
段之意藍田呂氏曰七月流火則憂卒歲之

所安成劉氏曰人情之常冬寒而始索衣然

言宵窻瑾戶之事後段以三之日言耕食之

始六章至八章既終其意而并言蔬果祭享
 之事又皆所以廣此章衣食之意也○豐城
 朱氏曰七月之詩以七月為首者三陰之月陰
 以豫備為貴必以七月為首者三陰之月陰
 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為禦寒之備三陽之月
 陽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為治田之備先衣而
 後食故以七月為首也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
 而圖之於建申之日其為豫備之候在於酉月而
 慮之於建寅之日其為豫備之候在於酉月而
 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倉庚黃鸝也

女執懿筐遵彼微行郎反爰求柔桑春日遲
 遲采芣芣郎反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夕

賦也載始也陽温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
 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柔桑釋桑也遲遲日

倉庚黃鸝也

長而暄也孔氏曰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遇

謂日行遲故以繫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

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淡音之

也芣芣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豳公之子也

○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
 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
 生則執深筐以求釋桑臨川王氏曰以九月

則求桑而蠶○鄭氏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
 日蠶始生宜釋桑也

采芣者衆而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日毛氏

女悲秋士悲也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
 感其物化也

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

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

父母為悲也慶源輔氏曰周公作此詩所以

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體之至纖至悉至於女

無不盡也夫后稷先公之世去周公亦遠矣

而能體其民如此則當時之民痒痲疾痛周

公又豈有不體之者乎所謂唯君子為能通

天下之志而聖人之心能合天下為一體通

古今為一息者周公之謂矣○張子曰此言

重昏嫁本人情○安成劉氏曰其風俗之厚

同歸者同親迎之公子兩歸也

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凡言公子

者放此張子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為公子裳

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安成劉氏

曰後章言為公子裳為公子裳者固皆可見

其俗之厚而有忠愛公子之情但此章因念

及公子同歸而為離親之悲亦無非忠愛其

心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戶官蒿韋鬼蠶月條宅彫

桑取彼斧斨七羊以伐遠揚於宜猗宋彼女桑七

月鳴鵙反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

公子裳反賦也萑蒿即蒹葭也蠶月治蠶之月臨川王

長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也○安成劉氏曰蠶

蠶月雖不可指定某月然其既條取大桑復

猗彼女桑大約當在建辰之月蠶盛之時先

儒或疑此詩獨闕三月蓋已具於蠶月之間

矣

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斧隋二駝釜音斨音

詩經大雅

方登

釋文曰隋孔形狹而長登斧孔也遠揚

遠枝揚起者也

及孔氏曰長條揚起手所不取

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

孔氏曰女桑柔桑也

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

耳

眉山蘇氏曰猗長也葉 鵙伯勞也 孔氏曰

冬至去應陰氣之動其聲鵙鵙以聲得名

新安胡氏曰補傳云仲夏始鳴七月則鳴之

也績績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

廬陵羅

玄衣纁裳陽明也 ○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

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

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萑蒿既成之際而收蓄

之將以為曲薄

孔氏曰月令云季春具曲植

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

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

於鳴鵙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

為布

臨川王氏曰蠶生於陽氣之淑時故以

而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

而其朱者尤為鮮明皆以供上而為公子之

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

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 程子

公于襄獻狩于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
則美俗成矣○安成劉氏曰至誠慘怛之情
一施一報即所謂
交相忠愛者也
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

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章無衣之意而其意則益深遠蓋二章之終
其意者推言暑退將寒而授衣其衣之成實
始於春月之功既成而來歲蠶桑之備方始以
歲蠶桑之功既成而來歲蠶桑之備方始以
至預言八月載績又皆預恐來歲之備方始以
無衣焉其慮之遠而備之預恐來歲之備方始以

○四月秀萋反於五月鳴蜩徒彫八月其穫郭
○十月隕于敏擇託音一之日于貉戶各取彼狐

狸力之為公子裘之叶渠二之日其同載績子管
武功言私其縱子公獻豸反古于公落曰子狸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爾雅釋草曰木謂萋草
名虛陵羅氏曰曹氏云今遠志也其上謂之
志又有棘苑繞萋細草三名四月陽氣極
於上而微陰已受胎於下萋感之而早秀蜩

蟬名以言陰也四月陰生者氣之先至也萋
秀萋者物成之初獲禾之早者可獲也隕墜
鳴蜩者歲秋之漸獲禾之早者可獲也隕墜

擇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狸也于貉猶言
于貉謂往取狐狸也同竭作以狩也孔氏曰

獵者以取績習而繼之也
也戰縱一歲豕豸三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

也戰縱一歲豕豸三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

也戰縱一歲豕豸三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

也戰縱一歲豕豸三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

蜩可謂

新外日

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

至鄭氏曰秀蔓也鳴蜩也獲禾也隕蓬也四

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

故于貉而取狐狸之皮以為公子之裘也三

李氏曰采桑來繫則其勤於蠶事可謂至矣

又於鳴鵙之候麻事興焉至於深玄黃之色

為公子裳取狐狸之皮為公子裘凡所以輔

蠶事者無不致力也○西為山真氏曰上言織

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蠶織之勞以為衣者無

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為裘又有以相

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已有而大者則獻之

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

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終無衣之意固至

誠慘怛忠愛其上之情而此章終無褐之意

一則曰為公子裘二則曰獻於公亦如上

章之意焉是則下之憂夫無衣無褐而欲為

之備者皆汲汲邠公家人之身而不敢以已

施之溫暖為先非邠公有以斯蠶引三引莎鷄引叶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

在野與叶上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後五十月蟋蟀

入我林下叶上穹窒熏鼠

塞向瑾戶音戶嗟我婦子五叶反曰為改歲入此

室處今夕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

入在一

名川新安胡氏曰集傳本伊動股始躍而以股

詩經卷之八

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陸氏曰斯五月中

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江東呼蚌蛭莎雞

如蝗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月中飛而

振羽索索作聲○華陽范氏曰五字簷下也

暑則在野寒則依人我鄭氏曰自在野至入

空隙也室塞也向北出牖也瑾塗也庶人

簞戶冬則塗之三月山李氏曰月令云孟冬之

下○孔氏曰簞戶以荆竹織門以塞向瑾塗之

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朱子曰周

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曆夏商其

正皆會用也○安成劉氏曰歲字之義有以

天時一周必始於孟春而終於季冬首章所謂

二之建與此十月而謂改歲者是也夫子丑寅

有怠棄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也夫子丑之

偏方亦有十月改歲之俗及至周有天下又

因以法其後亦為成周之徽○言觀

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三山李氏曰

陰生積而至於大冬其來固漸也故記此

三物始而在野既入于林下則近人而寒至

為處室之候皆此意也於是室中空隙者

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
 瑾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
 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
 之愛也前漢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
 又曰嗟我婦子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也
 安成劉氏曰老者之愛其家人如此亦所謂
 上以是施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安成劉氏曰此章推言室塞瑾戶亦以終首
 章前段意也己上三章皆言所以為公上禦
 寒之計此章然後自言禦寒可見其君臣之
 義尊卑之序矣豐城朱氏曰由動股而至於
 入我林下所以感時物之屢變由穹窒而衣
 於瑾戶入室所以盡人事之當為幽民於衣
 食之奉必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
 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所以廣其愛也

檇野外外與山曰天葵外草叔君首唱叫 檇州也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七月亨葵及菽叔音

八月剥棗叶音十月穫稻叶徒為此春酒

以介眉壽叶反七月食瓜孤音八月斷壺九月

叔苴反七采荼薪樗音書食我農夫音

賦也鬱棣屬音蓰蓰音蓰也音我農夫音

大如李而正赤食之甜本草云一名崔李一

名車下李與棣相類蓰蓰二名相類同時

蓰蓰生隴西五原山谷葵菜名音蓰蓰

爾雅曰莖大葉小轉輒低覆其根○菽豆也

溫故名為稻糯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詞也

臨川王氏曰養氣體以助之也。○
壺亦去圃。樂長。

為場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也。麻子氏曰拾取也。茶苦菜也。樗惡木也。故曰惡木。唯堪為薪。

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

中規繩墨小枝不。○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

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茶以為常食少長之義

豐儉之節然也

程子曰食鬱以下皆為老者

食下之分著矣。曰取糲以為私取豨以獻公

之意而以為養者。養老惡者常食是亦可見其

豐城朱氏曰此章當看介眉壽食農夫六字

介眉壽之食。事介有之。叔茶之則非以薪皆

致其助也。有常食以養之。而又有美味以助

○九月築場圃博故十月納禾稼護反古黍稷重

直容稷六直反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畫爾于茅宵爾索綯

反紀力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重穆叶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

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為場而納禾

稼蓋自田而納之於場也廬陵彭氏曰築場

也禾者穀連葉結禾說文曰結禾之

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

曰稷再言禾者稻秫茨梁之屬皆禾也廬陵

羅氏

日稻稌也音杜稌音述糲也

亦作雕胡即板桑所謂安胡飯

稻米有稂有糲糲米是粟糲似黍米而粒小

不堪為飯最粘宜作酒飲又謂之芟白歲久

中心生白臺謂之蘇米臺中有黑者謂之芟

鬱至後結實乃雕胡黑米梁米皆是粟類

孔氏曰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

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東陽許氏曰麥非

納於十月蓋總同聚也臨川王氏曰言宮邑

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

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在邑秋冬居之

功葺治之事也臨川王氏曰上入執宮功

廬也出而作於田入而休於室皆授之以時

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索絞也

索也乘升也○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

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

三山李氏曰自田野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

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

而不暇於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

敢休息如此慶源輔氏曰黍稷重稷禾麻菽

皆舉之矣故後總言之曰我稼既同謂畢聚

也上入執宮功觀上之一字恐當從范氏董

氏說以為公室官府之役於其田畝則曰雨

我公田遂及我私於其居室則曰上入執宮

功然後索約以乘屋周人之忠君親上發於

真誠如此固不待使之而然也七月之民其

臨川王氏曰宵可以息矣而索約冬可以息

矣而乘屋○程子曰古者功作之事皆於冬

月開隙之際如修完屋廬墻垣之類皆為來

歲計皆是一歲既終則復慮其始也○慶源

輔氏曰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無如也其

亟故孟子引之以證其民事不可緩之說

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范氏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

同則又將始播殖也○臨川王氏曰如易所

謂終則有始也○安成劉氏曰此章終首章

詩傳

卷八

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
始終此所以為厚也歟

非引子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力證陰於叶

容四之日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九叶九月肅霜於

反十月滌徒力場音朋酒斯饗叶虛曰殺羔羊躋子

彼公堂稱彼兕觥號彭反叶萬壽無疆夕

賦也鑿冰謂取冰於山也冲冲鑿冰之意周

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左傳昭公四年

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註沍閉也必取

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孔氏

禮冲冲非貌非擊故云鑿冰之意又曰周納

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鄭氏曰上言備暑凌陰

冰室也幽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

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

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孔氏曰

以時韭新出故薦之○鄭氏曰獻羔蘇氏曰

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賜之

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

天地譬如火之著長入於物也故常有以解

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

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

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

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

詩經卷八

十五

病喪浴冰無不及孔氏曰二月開冰公始用

出之也朝之祿位賓客喪祭於是乎普用之

杜氏曰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

致仕在家者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

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

降民不夭札也杜氏曰愆過也謂冬溫伏陰

人所患苦短折胡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

相燮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治也肅霜

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也

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戶間是

也廬陵羅氏曰儀禮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

戶間士冠禮註置酒曰尊許氏曰傳云兩

尊壺恐傳寫之誤孔氏曰鄉飲酒有四一

則黨正十二月因大蜡而飲酒也廬陵李

氏曰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躋升也公堂君

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張子曰此章見民

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

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也

問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朱子曰周初國小君

民相親其禮樂法制亦未甚備而民事艱難

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之時禮樂備初此等

然但知為君之尊而未必知為國之初此等

意思也故周公特作此詩使君之因是以知民

如家人父子周之王業由君之相親不啻

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初庶事草草

曰以介眉壽祝其親也萬壽無疆祝其君也
周之先公以農桑教民而使民給足於衣食
然未嘗以為惠也周之民亦自力於農桑之
事以樂其生至於歲終休暇之時則殺羊為
酒祝君之壽以報其上也君親上之誠亦未嘗
以為是足以報其上也君親上之誠亦未嘗
○事上而成劉氏曰此章推言冰食飲宴以終言
食之安成而見其民忠愛之情亦猶二章三章
四章終言衣褐之意而見其情亦猶二章三章
其供上役也為甚勤肅霜滌場其畢農功也
為甚速故其開冰也獻羔祭韭以薦寢廟君
既得以致其誠孝於神其務開也殺羊舉酒
於而祝其壽民復有以致其忠愛
於君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籥章中仲音春書擊土鼓歛吹音幽詩

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

也鄭氏曰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

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迎暑以王氏曰

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

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

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

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

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

之義也程子曰七月大意思深遠欲

勞力趨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

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臨川

王曰不貴異物無益也預備乎田桑之事
而己不貴異物也致美乎田器而已矣
無遺力矣故用事不足不治也而仁矣
故物不可勝用也女不淫而化而已矣
禮焉士不惰刑而武也又義焉非道之
以政齊之以刑而禮樂成也風化而田
問則吹幽雅而祭息老物則吹幽頌不
知就先儒詩觀之其孰為雅孰為頌
曰先就幽詩觀之其孰為雅孰為頌
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
然有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
以爲風可爲雅可爲頌一詩吹之其
田甫田是幽之雅意喜載說謂楚茨大
是幽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
王介甫則謂幽之言詩自雅頌七月也
矣數說皆通忍其或然未敢必也○華
谷嚴氏曰七月忍其或然未敢必也○華
而己凡感節物之變而脩人事之備皆
豫為之謀也○慶源輔氏曰此詩前三

詩傳卷之八

十一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上聲叶恩斯

章皆以暑退將寒為言故以七月流火
一旬為始至四章則以五月斯螽動股為
始六月章則以六月食鬱及藁為始而迄
乎九月初章則以七月食黍以八月章則
為始而繼以十月章則以十月為始而終
二月正之歲終焉其所舉時於九月十月
周正之歲終焉其所舉時於九月十月
不齊而細觀之則亦有次序如此○西
山真氏曰農者衣食之至勞今以此詩
考之大命是心無一天下之至勞今以此
考之無一日不專乎農也張氏曰農也
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張氏曰農也
言周公之力乎農也張氏曰農也
於書有之如無逸成王見於詩有之如
小入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鷓鴣早刺
要入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鷓鴣早刺

詩傳卷之八

十一

勤斯驚

由六

子之閔

叶眉反

斯

食

比也為鳥言以自比也

鷓鴣鷓鴣

音休

惡鳥

攫俱縛反鳥子而食者也

藍田呂氏曰惡聲之驚鳥也

止翻彼飛鷓鴣為鳥

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

也勤篤厚也驚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

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

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

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潘子善問周公

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朱子曰若

說不致疑則已是有可疑者也蓋周公以管

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

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

也不知他自差異周公為之奈何我董叔重

因問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

此也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

之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

貽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鷓鴣而謂之曰鷓

鴣鷓鴣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

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驚養此子誠可憐

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毀我室乎以比

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廬陵彭

鷓鴣以比武庚子以比羣叔室以比武室○或

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為武庚既敗

管蔡不可復亂

詩

怨管蔡○安成劉氏曰此詩歸罪於武庚而於三叔則有閔惜之意蓋為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私情見於書既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乃皆以公義又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皆以公義直書之者冢宰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徒綢繆直留

反莫侯牖戶後五今女音汝下民或敢侮予阿叶演

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釋文曰韓詩

東齊謂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

入處也○亦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

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

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

以比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

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

誰敢侮之南軒張氏曰鳥於天未陰雨而徹

日而經理之相承理之也蓋消息盈虛之相盪安

危治亂之相承理之也蓋消息盈虛之相盪安

微於未形而禦變於將來我○慶源輔氏曰

言已之深愛王室先事為備以防禍亂之意

疑當時流言必攝政而欲不利於孺子耳故周

為已謀故今攝政而欲不利於孺子耳故周

公言此也以

曉成王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胡

反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荼音茶予所蓄租胡

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取也荼音茶若

詩傳

音可藉巢者也孔氏曰藪為萑萑茗謂蓄積

租聚也卒盡瘠病也慶源輔氏曰拮据拮据拮据手口

其所作之卒瘠亦先言之法也拮据室家巢也○

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拮茶蓄租

勞苦而至於盡病者華谷嚴氏曰手拮据而

錯言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已之前日所以勤

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反在消予尾脩脩反素彫予室翹翹消析

風雨所漂反匹遙搖予維音曉反呼曉

比也譙譙殺反色界也脩脩敝也翹翹危也曉

曉急也○亦為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

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

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

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

汲也慶源輔氏曰此詩固是周公赤心血誠

王室為已之室家無所避也此所以詞哀而意

切也○安成劉氏曰上章及此周公自危係

勤勞如此者蓋公以貴戚大臣宗社安危係

於其身者非一日矣成王既惑於流言則夫

自其言其勞而不一為誇謂王室為子室而為

也良以堯堯之信其勤勞王家猶有待於他

之日雷風之變又惜成王之說之不易且入速也忠言

鷓鴣四章章五句

事見書金縢篇

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請公蔡氏傳曰流言之曰鷓鴣之言也商人兄弟爭立者多周公攝政所覲而動搖周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避則於周公辟居東都無以告克王於地

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返首尾又自三年也○朱子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而三叔方流言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象大不如此又誅之若請之於王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周公固必見從雖曰聖人之舜避堯之子正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為篡矣或謂周公如何處愚謂公亦終不悟不忠誠而巳矣問鷓鴣詩其詞艱雅盡其忠誠而巳矣問鷓鴣詩其詞艱苦深奧不知變在當時成王如何便會得日當時事不知變在當時成王如何便會得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成王雖得此詩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

詩傳

卷之

亦只是未敢請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
 及至雷風之變啓金滕之書後方始釋
 然開悟○安成劉氏曰集傳以爲公遭
 流言即東征二年而誅管叔武庚其後
 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迎
 公以歸此乃作東山之詩此蓋用孔氏
 書註弗辟之說後來既與九峯辨其不
 然以爲當從鄭氏而於詩傳則未及追
 改耳蓋流言之興而公弗辟居以待成
 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義有未盡故
 曰我無以告我先王之罪是以避居二
 後成王既知其言先王之罪是以避居
 乃作鴟鴞以喻之觀其告鴟鴞以無毀
 我室可見其詩作於武庚未誅之先自
 雷風之變而周公既歸乃承王命作大
 誥東征一書之中首言王若曰繼而屢
 言王曰又言仲人又曰寧考皆自成王
 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
 既感悟而迎公
 以歸之後也

我徂東山惄惄不歸吐力無諠我來自東零雨

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

反都迴 反 救 悲 反 蝟 蝟 反 烏 玄 者 蠋 亦 音 烝 在 桑 野 與 反 敦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三山李氏曰周在豐

彼獨宿亦在車下五叶後 蠋 營 小 豆 玆 也

也在王室之東周公征之惄惄言久也氏永嘉陳

也慢也勿士行救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陣

也也如著反 遲 據銜之有繡音 懷 又 音 畫 徽 也結項中

以止語也語 鄭 氏 曰 相 疑 惑 止蝟蝟動貌蠋桑蟲

詩傳大卷八

如蠶者也今發語辭敦獨處不移之貌此則
 興也○成王既得鷓鴣之詩又感雷風之變
 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
 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鄭氏曰管蔡流言周
 公避居東部成王既
 得金滕之書親迎周公歸攝政蓋為之迷
 三監叛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
 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有遇
 雨之勞董氏曰我祖東山記其地也怡怡不
 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
 雨其濛記其時也○華陽范氏曰人之情憚
 往而樂歸於其歸猶閱其遇雨則其往可知
 矣
 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
 悲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

為行陳銜枚之事矣東萊呂氏曰此亦歸士
 之情也所謂序其情而
 勞也及其在塗則又覩物起興而自歎曰彼
 蝓蝓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
 則亦在此車下矣臨川王氏曰古用車戰則
 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為營
 衛與整柵無以異兵械
 衣服皆可以載其中
 果贏亦曰伊威引叶曰蠋蝓曰宵行此引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
 贏力果
 反之實亦施羊豉
 反于宇伊威在室蠋音蝓
 蕭音蝓
 在戶後五
 反町他頂
 反暉他短
 反鹿場以執
 反耀胡
 反
 宵行郎叶戶
 反不可畏非反
 也伊可懷叶胡
 反也
 賦也果贏音樓也
 生苗引
 藤蔓實
 在花下

大如拳九月熟。○孔氏曰一名天瓜。瓜葉如瓜
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
如瓜。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伊威鼠婦

也。室不掃則有之。○長樂劉氏曰伊威壁落間
室。○本草曰鼠婦一名負蟾。多在濕處。及
土坎中。常惹著鼠背。故名鼠負。今誤作婦。字

孔氏曰濕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文。似
白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

陸氏曰蠨蛸名長。踦小如蜘蛛。兩足長。喜結
網。當戶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使人不疑。

為蟲。故名長。踦音欺。○孔氏曰町疇舍傍隙
地也。程子曰廬傍畦壟。○爾雅無人焉。故廩以

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

喉下有光如螢。○宵行。漢氏曰舊說以熠燿即螢。以
宵行乃蟲名。○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

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
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

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
未至而思家之情也。○程子曰丁夫子役田事

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也。○華谷嚴氏曰別
家於久住之處。猶或相忘。至我歸心已動。行

而。未至則思家之情最切。故
序其在途之情以慰勞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

鳴于垤。田節反。叶婦歎于室。灑掃穹窒。我

反。古玩。鳴于垤。地一節反。叶婦歎于室。灑掃穹窒。我

反。古玩。鳴于垤。地一節反。叶婦歎于室。灑掃穹窒。我

反。古玩。鳴于垤。地一節反。叶婦歎于室。灑掃穹窒。我

反。古玩。鳴于垤。地一節反。叶婦歎于室。灑掃穹窒。我

征聿至聲入有敦到都迴瓜苦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念反

賦也陸氏曰似鶴而大長鶴水鳥似鶴者也陸氏曰似鶴而大長

堙蟻塚也孔氏曰蟻輦土穹室見七月○將

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堙而鶴就食之

遂鳴于其上陰仰鳴則晴○詩玆日巢處

故長鳴故長鳴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歎息

於家鄭氏曰行者於陰兩尤於是灑掃穹室

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

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

年矣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

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

庚子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其馬滿

親結其縞叶離羅九十其儀叶宣俄其新孔

嘉叶居宜居其舊如之何叶奚何

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熠燿鮮明也成安

劉氏曰上章熠燿言宵行蟲之光故以為鮮明集傳

不定貌此章言倉庚之羽故以為鮮明集傳

言傳

言傳

隨文解義 類如 黃白曰皇 孔氏曰謂馬色有黃慶有白慶驪音白

曰駁 孔氏曰謂馬色有駁縹婦人之律也

母戒女而為之施衿 欽去聲也結悅也

也郭璞註衿衣小帶也 九其儀

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 ○賦時物以起興而

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

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邪

程子曰言歸而及時成昏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

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

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

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

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

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於室

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

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

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如何

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

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

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朝土崩之患也

三山李氏曰此詩所以

思之矣知其情蓋載其情所以勞歸士也而其情周公知之矣是王室至親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大正義周公之志非為身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先王謀也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又曰東山詩是也及其人其世則作於下伯兮是也慶源輔氏曰周公之詩七月迷后稷公劉衣食斯民之勤勞以告成王見君人之道也鴟鴞述已之勤勞以悟成王見君人之道也東山述已之勤勞以慰勞之為見用之宜也三詩誠足以為慰勞之法非周公其孰能為之哉

為固結人心之本也○或曰以周公而誅武庚猶以千鈞之重而壓乎鳥卵之上蔑不破矣而奚俟乎三年之久也城者雖深而漸濡於殷邦者猶淺其頽土者雖深而漸濡於殷邦者猶淺其頽民深於商辛之舊習未盡變其賢士懷於先王之遺澤者未盡改商而為周其眷眷思念之意固未遷釋然也况又益乎故周公之東征也衮衣繡裳奇徐容與於東山之下諄諄乎友邦之訓誨懇懇乎離民之戒飭使人心曉然則自然有以剪其羽翼而拔其枝葉將不何必斧鉞干戚之用以力勝之也斯以德化周公之惟其以德服人也故無死之患則東者雖有別離之苦而無死亡之患則周公此舉可謂仁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多

賦也隋二駝音豎音曰斧方豎曰斨征伐之用

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匡也董氏曰齊詩作

彥引以將大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

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慶源輔氏曰東山

士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曰東征

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

之為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

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

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朱子曰聖人之

容得身出這是不答東山之詩古人苟利害看

殺身為之而不辭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他

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我斨

斧莫得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氏註却

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

正是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

見地說又曰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

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
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
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
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

見當是之時雖彼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
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
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
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陳安卿
問何以
謂彼堅執銳皆聖人之徒此說大槩是如不是聖人
之徒便是盜賊之徒此徒然聖人之徒便是聖人且
如孽孽皮帶骨看是不成徒然聖人之徒便是聖人且
少淺深對曰只是舜之徒然聖人之徒便是聖人且
之徒又曰此詩大有好理會處安卿適來只
說那一句沒緊要底對曰此詩見得周公之
心分明一天地正大之情只被他那一句礙了曰
只泥那一句便未見得他意味○勉齋黃氏曰
欲誅管蔡而正四國也集傳曰破斧缺斨者蓋

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
見矣今人須是存得箇正大之心不然則是
謂之小人焉得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叶周公東征四
國是吡五戈哀我人斯亦孔之嘉何叶居

賦也錡鑿屬吡化嘉善也五戈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道
也反在羞哀我人斯亦孔之休金夕
賦也錡木屬釋文曰今道斂而固之也休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
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為相也
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
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
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
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
公豈得而私之哉廣平游氏曰象之志
不過富貴而已故舜
不愛兄宜無不盡首
也封之誅之此
也封之誅之此
也封之誅之此
也封之誅之此
管叔之事聖人之周公愛也封之誅之此
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慶源輔
氏曰舜與周公皆慶聖人之不以天理處
易地而履則皆然也○北溪陳氏曰周公誅
人倫之極至處○北溪陳氏曰周公誅

管蔡自公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正大直截自
私思言之則其情終有不自正大直截自
孟子謂周公之護莫殺否朱子曰他已叛
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朱子曰他已叛
罪較輕所以何調護莫殺否朱子曰他已叛
豐城朱氏曰裁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
不正者復反於正矣蓋其主四國即所
以哀我入匡四國者以其心即天也生我
人者以其心即天也生我
之故其功即天也生我
雖作於軍士然亦可謂知聖人者矣詩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反七喻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柯斧柄也周禮考工記曰柯長三尺博
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
以其一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
為之首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
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

詩經卷之八
三十一

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邁之子邁豆有

踐反賤淺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

言也籩竹豆也豆木豆也漢氏曰籩豆禮器

以薦果核木曰豆以薦菹醢其踐行列之貌

○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

得其新柯之法朱子曰言執柯伐木以為柯

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

牢之禮矣安成劉氏曰昏禮用特豚夫婦各

也然其禮有醢醬二豆蓋醢四豆無東人言

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音房我觀之子衮

九罭之魚才損魴音房我觀之子衮反古本

衣繡裳

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爾雅曰罭魚網也孫炎云謂九

魚之所入有九囊網也爾雅曰魴魚方鱗好獨行制字

眼赤從輝雅曰魴魚也爾雅曰魴魚好獨行制字

赤色一道橫貫魚之魴已見上安成劉氏墳皆魚之

羨者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衮衣

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

火五曰宗彝虎雉也皆績於衣六

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

蔡氏曰龍取其變也山取其鎮也華蟲取其

文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

其潔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

形取其斷也黻兩已相戾取其辨也天子之

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

故謂之袞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

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矣我

講之子則見其袞衣繡裳之服矣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汝信處音處

興也音興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

宿曰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

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音阿今特於

女信處而已朱子曰此章飛歸字是句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音宿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

來東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

號

詩經卷之八 三十一

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
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豐城朱氏曰留公者東人之私情不足
以勝天下之公論此東人所以奉於公雖
欲挽而留之而卒不可得也

九戩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朱子曰

明是東人願其來故致願留之意公歸
豈無所於汝但寓信處耳公歸將不復
來於汝但寓信處耳公歸將不復
以兩字而此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
於此是以詩豈不後之明白正緣序有刺
人願留之詩豈不後之明白正緣序有刺
朝廷不知費多辭語到底鶻突某嘗謂
附會之費多辭語到底鶻突某嘗謂
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
是盡得聖人之心○安成劉氏曰周官

狼跋蒲末其胡載寔丁四其尾公孫碩音碩膚赤

司服云凡兵事章弁服蓋用赤色皮為
弁與衣而素裳白舄今東人所見者乃
公之冕服則此詩其作於周公避
居之日成王將迎公歸之際乎

與也跋躡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寔鐵入

也說文曰跋躡也○孔氏曰寔老狼有胡進而

躡其胡則退而跲其尾周公也孫讓碩大

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也鄭氏曰舄有三等

為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
復下曰舄禪下曰履禪音丹○廬陵李氏曰

天子諸侯服用履九几安重貌○鄭氏曰几人所
用舄他服用履九几安重貌○鄭氏曰几人所

詩傳卷之八

也凡安○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
 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寔其尾矣公
 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
 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
 變而不失其常也朱子曰此與是反說亦有
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程子曰周公
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故雖危疑
之地安於舒泰赤舄几几然安也○華谷嚴
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
者或至於喪履喜者或至於折屐詩人以
赤舄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夫
 公之彼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
 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

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
 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
 矣問集傳謂詩人以非四國所為乃公自
巧讓其美看來詩之意也回護委曲却大傷
如此朱子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
聖人也只得如此說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
分明是為季氏所逐春秋却書孫齊如其自
出云耳○安成劉氏曰集傳所謂四國蓋指
管蔡商奄與破斧詩所言四國又不同也
 ○狼寔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洪

反振

興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孔氏曰瑕者
 病○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

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

不以為泰孔子既於陳蔡而不以為戚

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

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詩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

文輔氏曰狼跋之味則詩首章朱子之說以盡周公之情末范氏之說足以盡聖賢處窮通之道自范氏以來無人不於德其

進退從容無所往而聖人之周於德其

不懼處大變而不憂斷大事而大難非

道隆德盛者固不足以語

此非常人之所能及也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五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何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何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率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華陽范氏曰邠居風雅之間何

也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邠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籥章歛豳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篇矣鄭氏曰邠詩也又曰祈年于田祖則歛豳雅以樂田峻鄭氏曰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明田者謂練祭蜡音農也田峻古之先教田者祭蜡音則歛豳頌以息老物鄭氏曰蜡歲十物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畜而祭司畜也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

當之其道情思者為風正禮節者為

雅樂成功者為頌安成劉氏曰鄭氏

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為頌又於籥章

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為頌又於籥章

註云郊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然一

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剡音取其一節

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

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今其說近是或

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

音節或以為風或以為雅或以為頌

則於理為通而事亦可行雙峯饒氏

曰雅有雅

之音頌有頌之音風有風之音故郊

風亦曰郊雅亦曰郊頌蓋一詩而備

也三體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為農

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說具於

大田良耜諸篇讀之擇焉可也京

175
205
10

詩傳大全卷之八

詩傳大全卷之八

三十一

